◇献礼建党100周年

父亲经历过的黄河

□ 常捍江

童年时候,就听父亲讲述黄河了,但父亲没和我说过:那是我们的母亲河。只是说,黄河河面黄泛泛地,站在河东岸往河西岸瞅,就像站在这头山梁头上,往对面山梁头上瞅一样,瞅是瞅见了,就是瞅不清对面正走路的是一个大人,还是一个猴娃儿——除了河面宽,还有浪,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一排浪头接一排浪头,吼叫,蹿跳,翻滚。主要就是吼叫,蹿跳,翻滚,黄泛泛地,纷纷乱乱轰轰轰吼叫着翻滚,翻滚得人眼花,看不清是一直就在你眼面前翻滚呢,还是翻滚着往下游去了呢。那浪头房来高,最高的,和咱院里的老枣树一样高。

父亲就是这样说。我父亲1940年参加革命,从山西临县这边坐小木船西渡黄河,去陕西佳县、榆林一带上抗日中学。说是上学,实际因日寇不断扫荡、轰炸,大多时候居无定所,山西临县、兴县一带,其实都去过。父亲1962年因伤病退养——八十年代初改离休。父亲退养后,又回到交城山里那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多年。小山村隐藏在无边无际稠稠密密的梁梁峁峁的皱褶里。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父亲就开始给我们讲述黄河了。那是一个大雪天,农业社歇工,父亲背靠被垛,坐在炕头上眯着眼睛读一本很厚的书。我哥凑到跟前,摇落父亲手中那本厚书,纠缠着让讲故事。父亲说,讲甚,给你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你们又听不懂。我哥说,就讲你过黄河。父亲说,都讲过几次了,还讲,还讲?我急切插话说,讲嘛,讲嘛。很显然,我渴望听到关于父亲过黄河的故事,但丝毫不记得:已讲过几次了。那一天,我五周岁多一点。

父亲开讲:黄河河面上,浪高,风大,风推起浪,浪带起风,十几条小木船,同时在风里浪里向黄河西岸飘摇。每一条小木船里,拥挤着十几个要过黄河去上抗日中学的十六七岁的猴娃儿们。浪头轰,哗,一下把小木船托举到半空;轰,哗,一下又扔到浪根底,浪根底低于河面几尺深,甚至一人深。浪头上水花跌落进小木船里,猴娃儿们身上,包括鞋里,都湿淋淋的了。父亲边讲述边比划,一只手忽然高举过头顶,眼大睁,嘴大张,仰起脸大声说,轰,哗,上去了。那只手忽然又飞窜而下,压在炕席上说,轰,哗,下来了。下来了不是正常下来了,是歪斜着飘摇着下来了。父亲的手就在他脸前扭动,飘摇,接着讲:坐在小木船里的猴娃儿们必须双手紧抓住船帮,或紧抓住横在船里的粗麻绳,不然随时可能被甩进黄河里,或被跌进小木船里的浪头冲进黄河里。因为害怕,猴娃儿们有的咬紧牙关,闭紧眼睛一声不吭,有的尖叫,有的嚎哭,就是没有一个说:我不过黄河,不上抗日中学了。大家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打日本鬼子。我再次急切插话说:被甩进或被浪头冲进黄河里,会怎地?父亲说,能怎地,一忽闪被浪花卷走,被黄河鱼吃了,一辈子再也见不到爹妈了。父亲微笑着,有一点逗我玩儿的意思。但眼眶里水珠儿亮晶晶闪亮。

我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像我就坐在小木船里了。这一次我粗略而深刻地记下一些父亲过黄河的片段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父亲给弟妹们讲述过黄河的故事的次数增多,我终于厘清:父亲十六岁那年某一天,跟随一位走村串户的姓王的货郎,来到现在的古交市原相村——当时是中共交城县委政府的临时驻扎地。原相村已集中起一大批十六七岁的农村有志青年,由一位八路军干部带领,向娄烦县——当时的敌战区娄烦镇进发。穿过日寇的封锁线娄烦镇一带地区,就进入抗日根据地兴县地界了。西渡黄河去佳县、榆林,娄烦、兴县、临县,是必经地。过娄烦镇日寇封锁线,要夜深人静之后才能过,要有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个连的部队到封锁线这边来接应。

1989年初夏,我参加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文学创作活动,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黄河岸边。黄河河面宽阔,平静,有细密的波纹一波接一波静悄悄向前推进。没有我父亲讲述的房样高、老枣树一样高的大浪,也没有风。朋友告诉我:还没到雨季,黄河正处在瘦水期。我心底响起另一个声音:不是你说的那样——当年我父亲经历过的黄河,之所以风大浪高,是因为:母亲河面对日寇残暴铁蹄,暴躁、愤怒,怒吼,是想要唤醒中华儿女凝心聚力,跟着共产党一起抗击日寇,尽早、尽快把"日寇"这股污泥浊水,从中华大地冲涮,涤荡干净,还中华儿女或中华儿女的后代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而我所面对的黄河,是正处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大地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繁荣振兴,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母亲河自然就心态平静祥和,面目自然就宁静慈祥了。

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实实在在是被历史见证了的。

父亲经历过的黄河,实实在在就是我眼里我心中的母亲河。

◇人间味道

乡愁最是儿时味

□ 梁镇川

"奶奶油糕娘肉饼,
一粥一饭嗜根深。
乡愁最是儿时味,
口癖盈腔欲挠心。"

一首七绝,引发了对儿时口味的种种念想。

儿时的口味,是母亲的口味。这种口味,大抵是在娘十月怀胎期间,便通过脐带,一点一滴滋润了我们的身心,乃至每一个细胞。呱呱坠地之后,先是母亲甘甜的奶乳,在我们一吮一咽之间,味蕾便深深扎根于舌尖、食道、胃肠,乃至全身;之后是一日三餐,日日月月年年,晨粥晚馍午面,滋养我们长大。从有记忆以来,厨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在为全家的饭食忙活着。也许母亲的厨艺并不怎么高超,也许使用得只是简单的食材,也许操作的是最平常的烹饪方法,但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总是那么香美可口,哪怕是熬一锅黄米粥,炒一盘土豆丝,也能让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有时甚至是在匆忙之间做成,但就是这些寻常的味道,潜移默化地把我们的一生编织起来。

这是妈妈的味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味道,只有一个人才能做得出来,也只有儿女才能准确地品尝辨认出来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如同妈妈的爱,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一生念念不忘。

每一个人,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那种难以忘怀的食性,久尝不厌的口癖,眷恋不已的情怀,入骨及髓,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孝义旧城上小学、上中学,十二年时光,日每往返于那条不太宽但很繁华的街道,眼看着金黄油亮的干火烧儿、红肉白肉间杂的压花肉等五花八门的小吃;耳听着"煎饼裹辣子,五分钱一沓子"、"什锦菜那个真不贵,五分一毛就动海味"的叫卖声;鼻嗅着醋蒜烹炒灌肠碗秃则、油炸糕的香味儿,便不住地咽口水。而艰苦的岁月和囊中的羞涩,与这馋涎欲滴的氛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便眼饱、肚饥、口里馋,从而形成了总是想吃、总也品尝不够的食性和口癖。

人哪,儿时缘于水土地脉、风俗习惯,在故乡养成的食性,很难改变,也难以忘怀。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隔多长时间,只要有可能,便要想方设法,必欲过过口癖而后快。这就是乡情乡愁的魅力,乡风乡俗的吸引力,也是地方传统名吃、美食传承不绝、久传不衰,有市场,有销路的原因所在。

味蕾是有记忆的,它清晰地记着妈妈的味道,也清晰地记着故乡的味道。乡愁记得回家的路,牵引我们回到家乡的,除了对亲人热切的想念,随即而来的便是味蕾上那从小就养成的、难以淡去的饮食习惯和美食味道。

讲几个小故事。

我在吕梁地委宣传部上班时,陪同时任地委宣传部周振义部长到孝义调研。周部长的生母是孝义人,他儿时在孝义旧城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孝义旧城的小吃很有情感。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我陪他到旧城去品尝小吃。翌日一早,我俩骑着自行车直奔旧城,在小吃摊点上,要了两碗羊杂割、几个干火烧儿、几块油糕,两人美美气气、有滋打味儿地美餐了一顿。过后回味起来,还啧啧感叹不已。

我的二舅王国弼,久居外地,几十年后回孝义探亲,第一顿饭首点的就是酱梅肉、虾酱炒豆腐、干火烧儿、油炸糕,边吃边说:"哎呀,想了五十多年了,还是咱孝义家乡饭逮口,好吃!?"

我学校刚毕业,被分配到左云县一个小山沟里教书,每当暮色降临的时候,看见袅袅的炊烟在山村空中升起,我仿佛看到了红红的灶火映着的母亲的面容,想起油烹葱蒜与米面香味融在一起的味道。过时节,学生家长给送来粽子、腊八粥,顿时想起母亲亲手做的这些美食。其实,人家送来的也很好吃,但总是觉得不如母亲做的可口。随即涌起一股对父母亲、以及家人的思念。那是一种怎样的乡愁啊!

无论你走过千山万水,无论你吃过多为珍馐美味,最难忘的依旧是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现代美食怎样的琳琅满目,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就像浇灌庄稼的河水,会滋润得你根深叶茂,花香扑鼻,果硕累累。

乡愁最是儿时味。

母亲的味道,儿时的口癖、故乡的美食,会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记忆之中,每每想起,便会"口癖盈腔欲挠心",因为无论谁,都是最爱这一口儿的!

◇评论随笔

诗灵雕刻者

——易客诗稿读后

□ 张海城

得易客诗稿四十首,阅罢,如人在目。易客善弈,亦善《易》。此二者内有乾坤,易客颇识其味,呼吸吐纳,自成一派。易客对诗的喜爱,是我从当年听课时即发现的。与其说他在给我们讲诗歌,毋宁说他是在讲自己。易客把他的生命体验融入穆旦、海子……或者也可以说穆旦、海子等人是散落在他处的易客。这就是我对易客最初的印象。

对诗,我是崇敬的。在中国文学的文体序列中,诗文是极尊贵极雅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漫长的诗歌史中有太多雅致之作,明代以来文人的雅集更是将这种雅致生活化。至宋,以喝茶为例,原本极为生活化的东西经文人的渲染铺陈变得异常雅致。如此或可理解鲁迅在论及唐传奇时所言: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诗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文体之巅,非此文体自身所能达,历代文人的诗歌认同确属其重要推手。然"兴废系于时序",自梁启超辈高抬小说的地位,其流扬及今日,大有以小说代文学之态,是以诗在当下遭遇了同其极尊贵极雅致的过往极不相称的窘状。诗变得破碎,变得陌生,甚至变得可以设计。"诗歌死亡"的声音在坊间悄然散开。

在以伤痕文学发端的新时期小说潮流涌动的年代,北岛、顾城、芒克、海子、西川、于坚等一批诗人的崭露头角,不能说不是当代诗歌的一次集体爆发。就在朦胧诗搅动诗坛的时候,易客还是一名以中文为专业的大学生。在那个最具诗意的年代,读着最具诗意的专业,便有了今天最具诗意的易客。

对诗,易客是极崇敬的。"不当因爱慕而爱他/当因爱自己的灵魂来爱他"(《唯有诗》),这是易客诗观的核心。故而与其说易客在写诗,毋宁说他在雕刻自己的灵魂,用一把叫做诗的刻刀。为此,他极为注重练字,注重诗歌体式,注重诗意的呈现。因崇敬诗歌而崇敬诗人,在易客的诗歌中你可以看到昌耀,穆旦,海子,艾略特,泰戈尔,罗伯-格里耶。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在那些我尚未读过的其他诗稿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诗人。就眼前的诗稿而言,易客把最多的篇幅献给了海子。

《断章:怀念海子》,共5章。不知何因,诗人来到了山海关,漫步于当年海子殒命之所。"一朵乌黑的火焰/在我身中燃起",不可拾掇,"我的心/因你离去/从此成为伤口/无法治愈"。诗人与海子的心当是同频共振的,所以"目光与你对接/我不须再读你"。当海子的灵魂在暗夜来访,诗人对他说"你的神情如从前一样忧郁/你的话音如从前一样悲伤"。在《断章:怀念海子》中痛惜不是主调,虽然诗人觉得"诗的天空/因你离去/从此出现一片空虚",但正是一众有如诗人般崇敬海子、崇敬诗歌者的存在,"空气中到处都是你的声音"。

在易客的诗观中,"灵"当是一个重要内核。这既体现在总体性诗歌观念中,也具化在其诗歌创作里。"灵"、"灵魂"、"灵体"、"灵光"、"灵魅"、"精灵"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呈现,其源窃以为当在易客的《周易》研究。《周易·系辞》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关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苏轼以为"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顾之川校点《苏轼文集》)可见,《易》或关乎天、地、人三才。易客研《易》多年且颇有心得,不可能不知晓个中三昧。易客又常习道家吐纳之术,自然对道家思想心有所系。如是种种,共同建构起易客"灵"之诗观。

"灵"在易客的诗歌观念中或可理解为"诗灵"、"人灵"、"物灵"三类。《欲寻得我的庇护》中在旋风中的"小小的灵",《故乡的夜空星河辽远》中的"花之灵",《小村庄》中的"灵魅",《醉蝶》中的"三个精灵",当然还有《断章:怀念海子》中的"诗灵"。至于"灵"的所指,当在其诗歌话语的边缘处、缝隙间,在其诗意的末尾,甚至整体的诗歌样式中,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是,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等等在古诗中俯拾皆是的味道氤氲于易客诗中。

易客说他是"大地的守夜人/孤独地守护着大地上人们的梦"(《守夜人》)。这让我想到鲁迅。鲁迅以决绝的姿态向一切有碍"灵明"舒张的糟粕开战,王富仁称其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如该诗所言,易客所守护的是人们的"紧张","死亡、忧伤和哭泣"。它们在人们的睡梦中开花,易客用诗句将其照亮,而他用诗句照亮的还有那些照亮自己"生命的词汇"(《词汇》)。譬如下面这首《祖屋》:

幽暗的祖屋里/祖母骨节粗大的手/在油灯下剥开颗颗花生的壳/柔嫩的花生仁从祖母的指缝慢慢滑落/粗瓷碗中落入的花生仁/静静地反射着祖母慈祥的目光

一些日常词汇/和祖母一起隐居在祖屋里/它们也学着花生的样子/长出了木质的粗粝外壳/若想品尝它们内里的甜美/必须耐心地把它们的壳敲碎

油灯下祖屋里祖母剥花生的剪影在诗句中熠熠生光,照亮了祖母和诗人的过往。那些同"祖母一起隐居"的"日常词汇",诗人并没有将它"敲碎"。其实,诗人已经品尝到"花生仁"的味道,但他更钟情敲碎的过程。

易客把这些"花生"摆在我们眼前。想吃到"花生仁",照例需要剥开花生。

◇爱我吕梁·文明印记⑧

秦铺首衔环蒜头铜扁壶

□ 王卫军

秦铺首衔环蒜头铜扁壶,通高28.5厘米,腹长32.5厘米,口径3.6厘米,底足长16.8厘米,宽7.8厘米,质量2590克。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冶炼铸造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大量精美华丽祀事礼器、乐器的制作,与其他国家青铜文明时期用青铜主要制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有所不同。在这一时期,中国青铜器不仅作为国家政治物质化的象征,也是社会等级、地位的象征,所谓"九鼎"就是国家权力象征,钟鸣鼎食成为大多皇室、贵族生活的常态。

1983年临县曹峪坪出土并入藏于县文物部门的一件秦铺首衔环蒜头铜扁壶,通高28.5厘米,腹长32.5厘米,口径3.6厘米,底足长16.8厘米,宽7.8厘米,质量2590克。此壶为蒜头形小直口,口沿微敛,束颈,椭圆形扁腹,颈肩、腹部一周弧线叠起,双肩部铺首衔环,长方形圈足,通体素面,是秦代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秦代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末期,在我国青铜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段重要历程,因此对秦文化溯源的研究历来受到业界重视。该蒜头扁壶是一种储酒或储水器,因壶口呈蒜头形而得名。器物造型别致美观,做工精细,铜质优良,外部没有过多装饰,体现了古朴、素雅的审美意识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器物包浆有很薄的一层绿锈,还有很多处表面泛出原有铜光,完整精美,是秦代青铜铜器中的精品。

◇读万卷书

逍遥游·鲲鹏变

□ 李牧

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气派之大,令人仰之弥高!

比如开篇《逍遥游》,怎么逍遥?提笔就是北冥。北冥是啥?在哪里?你也不要问,问也不告诉你。总之,就是在很遥远很神秘的北方,是汪洋大海。海中呢,有鱼在游逛。这些鱼,让我们来看,实在大得不像样子。勉强比拟一下,简直不知道有几千里长。但是北冥更浩瀚,这些鱼在其中,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别。

其中一条鱼,叫鲲。或者说,这些鱼的种族就叫作鲲。鲲的朋友很多,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游来游去,无忧无虑。反正,那么大的北冥,随便它们玩,穷尽一生,也不可能都游遍。

有一天,鲲突发奇想,这个北冥嘛,我从小就在这里,太熟悉了,外面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怎么去呢?他跃出水面,化为大鸟,又变了个名字,叫作鹏。

这个鹏啊,更大。光脊背就有几千里!鹏还有翅膀呀,这个翅膀展开,就把整个天空遮蔽住了。即便是这样,鹏要离开北冥去其它地方,也得等机会。

等什么机会?海运!什么是海运?就是看北冥的心情嘛。看她高兴不高兴,看她爽不爽。

若是高兴了,那就借你点无边的风,借你点滔天的浪,让你可以一飞再飞,三飞冲天。

那若是不高兴呢?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继续做你的鲲或者鹏。反正,在北冥看来,也没有什么区别。

还好,北冥正好开心,就有了风,有了浪。

朋友们就和他对话。

鹏,你要去哪里?

哪里都行。只要离开北冥就行。

那就去南冥吧!

南冥是哪里啊?

南冥,又叫天池!顾名思义,估计也是一样的大洋大海,远在天边。

与这里有所不同吗?

这要去看看才知道。

行,那我就去南冥了!

《逍遥游》开篇,就是这般气派,境界高远,石破天惊。要是继续这样一气写下来,估计这口气就不够用了。气不够用而强用,必然局促。局促之下,离逍遥游就是十万八千里,没有法子写了。

所以,需要缓一缓。怎么来缓?

庄子笔锋一顿,说你们不要不信,说我是在胡说。这事,书中有记载的。比如《齐谐》,就是那本专门记载稀奇古怪事物的书,里面就有鲲鹏的故事。

书中说,在北冥遨游的鲲,想去南冥玩一玩。乘着北冥高兴的时候,一跃而出,化作了鹏。

鹏要飞起来,需要有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怎么来?鹏有办法,他扇动巨大的翅膀,拍击北冥的水,水被拍得老高。有多高呢,向上溅起了三千里。

鹏就这样不断地扇动翅膀,北冥上空,就形成了龙卷风,卷起海水,直向天空飞去。这个龙卷风,专门有个名字,叫做扶摇。

鹏用力扇动翅膀,扶摇风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终于将鹏猛然拉离海面,向上飞去。这一飞啊,了不得,足足九万里高。然后,鹏就在这九万里的高空,向南飞去。

这个背有几千里宽的鹏,两个翅膀张开,几乎就遮盖住整个天空。他在九万里高空飞行,翅膀上下微微一动,就是几千里,他也不休息,就这样,也要飞整整半年的时间。但是,地面上的人,看天空,却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为什么?你说你在天空飞,可我什么都看不到,是不是你在吹牛啊!不吹牛,你看不到,是因为鹏飞得太高了。高到已经超越了人的视力极限,除了天的湛蓝湛蓝,什么都看不到。

在九万里高空,鹏偶尔也会低头看看下面,地面也一样,什么都没有。那片湛蓝湛蓝的水,会是北冥吗?但是他更多地抬头向上望。上面,也是天啊!可是,这个天,在鹏的眼中,却是漫天的星斗。

哪个才是真正天呢?天,到底有多高呢?

哈哈,庄子也想不出来。

这就是《齐谐》中记载的,关于鲲鹏惊世的故事。《齐谐》这么一缓和,鲲鹏传奇,便成了逍遥游的大背景。

这个背景多壮观啊。无边的北冥,遥远的南冥,鲲一跃而化鹏,鹏一跃而图南。人没法子,只好站在地上,遥望遐想。遐想什么呢?庄子就说了。

你看看,人家鲲一跃而化为鹏,鹏一跃而直上九万里,翅膀展开,遮蔽天空。然而若无扶摇风,鹏也只能乖乖蹲着;扶摇风厉害,可以贯穿天地;然而离开北冥,也只是小风小浪。

所以,只要在北冥,一切有可能。

为什么?北冥的水深啊!水不深的话,哪里能有几千里的鲲,哪里会有几万里的鹏,更不会有扶摇风,鹏又如何直上九万里!

就好像一个小水洼,放一粒蒲公英种子进去,它就像是大船,可以自由游弋。若把杯子放进去,动都不能动一下。

鲲鹏,比杯子可大多了。

也只有扶摇风,才可以托起大鹏的双翼,借风力,大鹏才可以在九万里高空自由翱翔,才可以背负青天,才可以纵横天下,才可以去实现自己要去南冥的念想!若是没有扶摇风,即便是双翼若垂天之云的鹏,也是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和蒲公英种子一样,在小水洼里,自己安慰自己。

三川河 56期

初夏

【宋】朱淑真

竹摇清影罩幽窗,
两两时禽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
困人天气日初长。